

何夏寿
著

《爱满教育》的姊妹篇

何夏寿
散文精品

记 着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爱满教育》的姊妹篇

何夏寿
著

何夏寿
散文精品

记 着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着 / 何夏寿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44-8525-8

I. ①记… II. ①何… III. ①教育—随笔—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594号



责任编辑 杨文华 饶晓敏

书籍设计 周 亚

记着

何夏寿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525-8/G·7055

定 价 45.00元



记 着

何夏寿

一个踉跄的生命

走向长长的人生

坚定

自信

有多少热情的手

搀扶和牵引

我娘说

记着别人对你的好

哪怕给过一个馒头

一块糕

记着

心就不会跌落

老师说

记着别人对你的好

哪怕借你一支铅笔

一把刀

记着

人就不会孤独

如今呵

我对自己说

记着别人对你的好

哪怕一张笑脸

一声问好

记着——

日子缤纷了

岁月生动了

时光鲜艳了

红彤彤的童话

再也不会老

CONTENTS 目 录

拜坟岁 1

住街头 8

铅笔头 13

哥哥 20

姐姐 36



推手 47

师弟 52

笑死 57

小蓝 63

结业祝词 70

小胖 74

可可 83

贝贝 89

现在想来 95

学生 102



接机 107

借钱 113

酒吧 118

车祸 125

“挖地人” 130



开班 139

童话 145

戏友 148

香山 156

坐飞机 163

语文乐 169

戏说 178

祝家庄 183

约定 188

就业 196



拜坟岁



我第 23 次走进鞭炮和礼花写成的早晨。满天的烟味，一圈一圈地荡漾着过年的欢乐。

过年头一天，即使地上龙宫，天上月殿，我也不去的。古人有言“父母在，不远游”。就算住在坟墓，父母还是我的父母。每年这天，我来到父母坟前，不放鞭炮，也不燃礼花，只是静静地坐在父母身边，坐在这个鞭炮和礼花铸就的童话里。

我知道母亲喜欢鞭炮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只要一听到鞭炮响，不管忙什么，总会丢下手头事，静静地侧耳，随后不无欢喜地说：“哦，今天是个好日子”。于是，她会去街上买几只小鸡小鸭，养在家里生蛋给我们吃；还吩咐我们多写几个字，多背一阵书，沾一沾好日子带来的好记性。

那时候我还小，大概十来岁的样子。有一次，我问母



亲：“你怎么知道是个好日子的呢？”

记
着

“喏，放炮仗，不是结婚就是上梁。这个日子是人家瞎子先生拣的，能不好吗？”母亲喂着鸡崽说。

在我们家乡，正月初一那天，每户人家的儿子女儿，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去看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母亲，都要放鞭炮或是礼花的，唯有我，从来不放。这是母亲的意思。

那一年，我 23 岁。也是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大年初一。我去看父亲。那时，我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已经 5 年了。那天很冷，我戴着一双红色的手套，给父亲放炮仗。我用打火机点燃了炮仗的引线。瞬间，一条红色的“蚯蚓”，唰地蹿进了红烛似的炮仗里。我等待着炮仗像小鸟一样，从我手里起飞，随即响起兴高采烈的“砰——啪”声。可是没有。等了不少时间，我将捏着炮仗的手，缓缓地缩回来，正想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突然“腾”的一声闷响，炮仗在我手里炸开了，我霎时感到右手一阵钻心的痛。一看，手套成了撕破的渔网，无名指正滴着血。

回到家，母亲一边用棉花擦着我的手，一边数落父亲死了就管自身，也不保佑自己的小人（孩子）。完了，母亲说：“我要是百年之后，你去拜我坟岁，一定不放炮仗。”

“那也是我自己没有经验。”我说，“多放几次就不会出事了。”

“多放也有失手的时候。”母亲擦了下眼睛，“我也不喜欢听炮仗，很吓人。”

“你不是说‘日子好，炮仗响’吗？”

“正月初一，你不放炮仗也是好日子的。”母亲见我还要争辩，不高兴了，“叫你不要放就不要放！”

我答应母亲痛改前非，向不良习惯彻底告别。母亲很高兴。为怕我旧病复发，以后每年我去给父亲拜坟岁时，母亲总要拿出那只她替我珍藏的伤残手套，警示我不忘历史。为此，母亲还以给哥哥多几块压岁钱的方式买服务，监督我。

我终于养成了不放鞭炮的习惯，直到今天。

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静静地坐在这个劈劈啪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陪伴母亲。

我不知母亲那一个世界的年龄是如何计算的。如果和人间一样，我的母亲今年也是23岁了。我也不知母亲那个世界，是如何择业的。如果和人间一样，我想母亲一定做了老师。

我23岁的时候，有一次受了学生的气，回家发脾气：“教小孩真气人，我下辈子再也不当老师了。”

母亲用一把梳子整理着我的头发，笑着说：“那么多小人都叫你何老师，连你骂过的小人也一样叫你，尊敬你，到



哪里去找那么好的事啊？下辈子我要让我娘给我读书，我当老师去！”

母亲，如果我算得没错，23岁的您应该师范毕业，可能要去参加新教师培训。对了，母亲，如果你们培训完后，有人提议去爬个山玩个水的，不可向管理山水的人要钱哦。否则，人家会笑话你的。

在我23岁的那一年，我们去县城听课。听完课后，恰好是星期天。带队领导说：“万卷书要读，万里路也要行，明天我们去爬龙山（我们县里的一座名山）。”我们高兴得差点死过去。那一次，我居然没跟母亲请假。其实我想是想到的，可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快递，这个临时信息没法传过去。

那次，我们从龙山回来，直接到学校上课了。同事陈娟英对我说：“你快回家一趟，你母亲急疯了。昨天，她来我家问你去哪里了，问了五次呢。”

母亲也真是的，我都23岁了，还会把自己丢掉吗？陈娟英说她也是这么对母亲说的：“我还说，他们难得去一趟县城，可能培训完后，趁着星期天，去爬龙山了。”

还没等我说，陈娟英忽然咯咯地笑起来。我问她笑什么。

陈娟英模仿着我母亲的样子，说：“伢夏寿腿脚不便，

爬龙山的钱就不要赚了。”陈娟英补充说：“我对你妈说了，爬龙山人家不但不给钱，而且要收五块钱门票的。你猜你母亲怎么说？”

“怎么说？”

“不给钱，那伢夏寿为什么要给他们去爬。我老太婆也不会这么傻。你母亲的意思是我在骗她。”

办公室里的老师，都笑了起来。

这时，我母亲踏着笑声走进了办公室。见到我，眼里写满老麻雀见到小麻雀的爱恋和欣慰。我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赶紧把母亲拉到了室外。

“你星期天去哪里了？”母亲问。

“听好课后，我们去爬了龙山。”

“娟英老师是说你们去爬龙山了。”母亲掏出她藏在口袋里的梳子，又要给我梳头发了。我赶快别转头，不高兴地说：“姆娘，这又不是在家里。”

“这里怎么啦？小人再大，也是娘的肉。”母亲埋怨道，“你的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不像老师，还好教学生子（方言，指学生）？”

“那我自己来。”我从母亲手里夺过梳子，三下五除二地整理了一下。

母亲看我订正了“作业”，笑道：“你自己会打扮了，好



的好的。”母亲收起了梳子：“下次不要去爬龙山了，你腿脚不便，这个钱我们不要赚。”

“姆娘，你真不懂！去游景点玩哪有赚钱啊，我们还要买门票呢。”

母亲像是看天外来客似的看着我这个傻瓜儿子，半天才说：“那爬什么啊，累都累死，还要倒贴钱。那就给学生子改改文章，教教知识。”

我无可奈何地摇头。

这件事，母亲，你还记得吗？

母亲，我是很听您的。我现在不放炮仗，也不爱旅游了，心里死死地记着您说的“只要对小人好，书总能教好的”。我到很多很多你没有去过的“街”里，给很多很多的小孩子讲知识，讲做人。即使那里有非常有名的山，我都不去爬的。一来人家确实不给钱，二来我也爬不动了。我要用不便的腿脚，多做一些对小孩好的事。

母亲，你一定能听到我对你说的这些话，而且很欣慰，是吗？你也一定会说：“夏寿，你的头发不乱了。”

是的，我每天起来第一眼，就看到您站在我的身边，手里拿着一把梳子，嘴里总是说：“孩子再大也是娘的肉。头发乱糟糟的，怎样去教学生子！”您不在的这23年里，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头发。因为，不像老师，不

可以去见学生子的。

母亲,您知道吗?我已有好多好多的白发了。您可能会说:“你的满头黑发哪儿去了呢?”母亲,您的小儿子也老了,眼花了,发白了。趁着我还能写,能讲,我要多做一些对小人好的事。以后我去您那里见您的时候,好让您在左邻右舍之间有面子,让您光荣得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优秀教师!”

住街头



“前世修来住河头，三世修来住街头。”在我们乡下，说一个人能住在河边，那是对你前身行善积德的奖励；而能住到街头，那需要连修三世，才能取得“绿卡”。这足见街头的高贵。

我们小时候所说的街里，其实是我们集镇上的一条小街。现在看起来不长，但记忆中的这条街可大着呢！一条东西向的河流穿街而过，将街道分成南北两侧，南街和北街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林林总总的小店铺，各种各样的买卖都有，吃的穿的用的。除此，还有耍杂技的，玩西洋镜的，唱戏的，煞是吸引小孩子。

我们村距离街头有十里路。那时，没有自行车、汽车。上街，就靠双脚走。十里路太远了，所以几乎没有机会上街。关于街上的热闹和好玩，我只是听哥哥姐姐们说的。

我很羡慕。

上一年级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脱口道：“我想去街里！”一旁的父亲趁机教导我：“好好读书，将来争取住到街里去。”

小学三年级时，我语文数学考了个双百，母亲喜欢极了，父亲却说：“村里第一，街里息壁（靠边）。要是能在街里的小学，考一百，那就好了。”我心里自是委屈。但以我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十万次地相信，在街里学校，我是考不到这个分数的。

初中毕业那年，我以全乡第一名考入乡高中。母亲高兴得恨不得能让全村人知道，可父亲却说：“好是好，要是在街里高中上学，那就好了。”这回，我本能地反抗道：“你每次都这样说，那你去考考看？”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失言了，父亲这一辈子没有读过一天书，我怎么能用这话去伤父亲。

我等待着父亲的怒骂。

可是没有，父亲却憨厚地一笑：“你这孩子，我小时候要是你爷爷也给我读书，说不定我是个方卿呢。”

父亲虽没上过一天学，但爱用典故。这缘于父亲是个戏迷，喜欢听戏，加上记性好，常常能将一些戏整场整场地背下来，关键是父亲不但能记，而且善用。他会将戏里的

东西化用到生活中。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我也听了好几十出戏,对父亲的“戏说”往往也能理解个八九不离十。父亲所说的方卿,就是《珍珠塔》里的男一号,是个穷人,常常受到别人歧视,连他姑妈也笑骂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人穷志不穷,硬是通过发奋读书,在大比之年考了个头名状元。

我还要交代一下:我父亲是做海产买卖的,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所以他知道街里的生活是如何美得像仙境似的。父亲一空下来,会经常给我讲街里的故事:街里晚上跟白天一样亮。街里有书摊,运气好可免费借书看。街里有戏馆,天天都唱戏……我当神话一样听。

后来,我成为村上一名小学老师。教书还可以,乡里年年得先进。母亲把我领回的奖状,一张一张地往墙上贴。每每遇此,父亲总是在一旁说:“好是好,可惜是村里的老师,要是能到街里的小学教书,那就好了!”

我深深地理解父亲,更不会责怪我父亲背叛故土。如今,农村人从乡镇进县城,从县城到市里,从市里到省城,从省城往京城,不但不是叛徒,而且已成为为乡争光,为县争光,为省争光的学习标兵。住在街头,即今天意义上的进城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积极响应城市化,同时证明自己身份和品位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父亲的“城市化”意识,比目前正如火如荼、铺天盖地的推进至少提前了 20